

文獻通考

卷之二

文史通義卷第九

會稽章學誠實齋著

外篇三

報黃大俞先生

古香同年來拜到家刻無任感荷奉讀手示獎借逾分媿不敢當卽日履茲炎暑想長者道心靜攝起居安和無任遙企承論近人修志每事必標出處以示博洽乃是類書之體不關史裁此誠破的之論然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爲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爲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得出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爲良者也方志一家宋元僅有存者率皆誤爲地理專書明

代文人見解。又多誤作應酬文墨。近代漸務實學。凡修方志。往往侈爲纂類。家言纂類之書。正著述之所取資。豈可有所疵議。而鄙心有不能愜者。則方志纂類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績。仍是地理專門見解。如朱氏日下舊聞。書隸都邑之部。故稱博贍。若使著述家出。取以爲順天府志。則方鑿圓椎。格格不相入矣。故方志而爲纂類。初非所忌。正忌纂類而以地理專門自畫。不知方志之爲史裁。又不知纂類所以備著述之資。而自以爲極天下之能事。是以雖纂類而仍無可藉。宜長者之致疑於近時風尚也。此非造次可盡。粗陳崖略。長者或不以爲謬耶。又承尊意。欲類選。

本朝文集。此事極佳。然詞章易購。古學爲難。昔明史未成。天下才俊。爭思史館進身。故多爲古文辭。自史館告竣。學者惟知舉子業矣。及三通四庫。前後討論二三十年。而鄉會試程增添詩律。於是擷春華者蔚爲詞章。慕秋實者競爲瑣屑考訂。其成家者。固甚可觀。惟古文辭則甚鮮覩。以其無所用也。昔曹子建。自謂辭賦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辨時俗得失。成一家言。韓退之自謂記事提要。纂言鉤元。而正言其志。則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哲士。終始作唐一經。然則辭章記誦。非古人所專重。而才識之士。必以史學爲歸。爲古文。

解而不深於史。卽無由溯源六藝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今長者欲論次其書。宜先定爲凡例。意有所主。不妨畸重畸輕。例有所專。尤宜戒貪割愛。至於家藏諸集。其已有者。乞賜部目。庶所無者。可以多方購緝。如有所遇。必當與同志者共玉其成也。輒因風便順佈區區。未罄所懷。俟續上不盡報謝文學。

披讀大著。具見深功苦心。嘉惠後學。不尠無任欽佩。辱承虛懷下問。不免慚悚。學誠素非專門。凡有筆撰。承用文字。臨時略有選擇。或不致甚乖古法。猶笈亦無其書。眞是無能爲役。媿甚媿甚。然盛意不可以虛鄙見所及。稍獻芻蕘。以備采擇可耳。如吳刻四書五經集字。於經部旣未完備。而次序又以四書居前。五經首易次書。而後詩禮春秋。重文見於前者。後不復錄。竊意集字雖訓蒙學。然小學爲經術淵源。古今文字。承用後先。亦宜稍知次第。自結繩畫象以來。由質趨文。反復更變。其不可知者。則亦已矣。如以經傳而論。則尙書文字最古。以允爲誠。以亮爲信。唐虞文字異於三代。而周初之言。亦異春秋。卽如論語有義字。而無理字。有斯字。而無此字。孟子相去無幾。而已。具其

文亦可以知前後語辭緩急詳略之一端矣。按大學中庸戰國初年文也論語春秋季年文也孟子戰國末年文也乃冠於三代文辭之上易雖出於羲農經文出於商末而繫傳出於周衰亦豈宜在唐虞之前因後出諸經而沒先出諸經文字亦已徇流忘源況用朱子大學章句之文夾雜其間直以宋人文字而滅古經尤爲不可訓矣如理字不見於論語猶見於易繫傳可援引也今乃引朱子大學章句補傳在即物而窮其理則大誤矣聞大著廣及周官儀禮諸經於義甚善鄙意世傳十三經外如國語可合三傳大戴可合三禮總分十五經傳計字不過六七十萬目力亦不難周至如史漢所引經傳其原本有古於今經文者周秦諸子若管老莊荀墨翟鬼谷申商韓非呂覽其文字古者多出孔孟之前皆宜彙集以爲經傳旁證但一書之中文字不宜重複其別爲一書卽於文下注明又見某書雖至三書五書或十餘部書如俱有者亦俱注之庶使人知三代以前承用文字亦有彼時之今古不同也旣彙諸書同注則編字必依廣韻部次使人稽檢其注書先後當以尙書爲先官禮次之詩易春秋四傳大小戴記周秦諸子史漢之書以次列之訓詁浩繁不可勝載但注書出處必詳篇第其同文而異音義者則必注同異備人考索是亦有功於後學也吳刻四書五經集

字迴避重文。往復檢勘，劇有苦心。然實有偏徇，去取之弊。今仿班馬字類，而編韻爲次，則有韻可依，不費往復檢勘之勞。自然於一書內，不致誤重，力省而功倍，亦可爲快事矣。初學辨字之刻，可謂辨析微茫，內有鼓不從皮而從支，支兩部者。按廣韻引說文，鼓擊從支，信矣。其鐘鼓之鼓，實從皮旁。解云春分之音，萬物廓皮甲而出也。此或又是一解，還祈詳察。至正音之所云，平誤上去者，如僉膚徂不牴冥閭髦之類，敝鄉人故讀平聲。所云上誤平者，如撙靡抒煒，去誤平者，如裔粲雷裁，入誤平者，如億窒躍乏之類，敝鄉人故讀上去入聲，不異官音也。至如正譌未舉之平聲，廸字敝鄉誤作去聲上聲，稌字誤作平聲去聲，娶字誤作上聲去聲，腐字誤作去聲入聲，滷字誤作上聲。此類不可勝數，皆敝鄉之與官音異者，而尊處不訛。江淮之音最爲相比，而參差業已如是。此則字體可正，而字音難正。揚氏所以有方言之纂也。然方言具存，而彼時所指，謂青徐之言云何。江淮之言云何。燕趙之言云何。今卽其處而求當日之音，茫不可得。是知同時而地隔千里者，音不可齊同。地而時隔千年，音亦不可得而齊也。前高陽縣知縣武進胡君文英，嘗撰吳下方言考，雖於經訓微覺附會，而於蘇常之間土音，實有證明鄙意四方文士，各以

官韻正定一方土謬修方志者必采錄之彙集一統志館勒爲成書亦同文之要典也國史采以附地理志後人卽爲成規則是每代必有一揚子雲何患訓故之難通乎然則尊刻當名揚州方言正譌不可概名爲正譌以所正者他處不盡譌而他處有譌此書又不盡正一方自爲一方之書以待聞風興起洵斯文之幸也爾雅之功深細精密偏旁目治音韻耳治訓詁心治音形自當以義理爲歸但此書爲訓詁淵源前人於此專門名家不可勝數書不盡傳而雜見羣書稱引故自不乏近日名流尤多攻習於此鄙人所見亦各隨功力所至自爲淺深未見有彙輯者鄙意欲仿李氏本草撰爲爾雅綱目一書爲功當不渺也蓋取詁經證傳辨字審音旁證廣推分別爲類以次經文之下庶幾後學易於辨析第恐爲之不易或糾一二同志共之畢竟隋唐以前存書無多亦不致浩博而難罄也此書雖雜入後世經師解詁然其原自是三代學校師氏保氏流傳訓國子者其來甚遠雖周公亦不能無因而創造之卽六典文字皆當如是觀也古人學問文章出於一後世多不能兼文選揚馬諸賦非通爾雅善小學不能爲之後代辭章之家多疏闊於經訓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乃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不求甚解僅

取供文辭用也。又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苦儀禮難讀。蓋於經學不專家也。然當時如孔賈徐陸諸君。有功諸經文。卽不少概見。非古今人不相及。去古久遠。音義訓故再失。師傳非終身專力於是。不能成家。是以不可兼也。然能文之士。略知大意。而不能致精可矣。必附韓公之意。而輕小學。非也。專門之家。能抉深微而不長於文可矣。必抗大言而譏世人爲不識字。亦不可爲訓也。故生後世而偏有所長。宜交相取而不可交譏。庶幾有合古人大體。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論文上弇山尚書

浦公譜傳荒陋殊甚。法度所關。實有難措筆處。如欲爲伊贈公撰碑。而家傳並無贈公名字。及高曾三代官階名諱。亦奇事也。幸於母夫人行述。得贈公諱。而事與三代竟不可得。事迹亦無實據可稱述者。今勉強結構。謬託簡括。惟於銘辭。稍事鋪張。爲藏掩地也。譜則荒謬尤甚。題爲族譜。而凡例乃云止載本支。甚至同縣同祖行輩可稽者。一概不入。以謂倣蘇氏親盡不及之意。其實誤會蘇指。而大失情理者也。譜序不切作書之指。便涉浮泛。如依其凡例所言。不復成文理矣。今附會形似。使稍近理。其實所稱非其書意。特痕迹。

不甚顯耳。未識當否。惟削正之學誠竊以文字一途愛古而不薄今。學者不當先有固必。至於古人著述。雖各從所好。孟子不云口味耳聲目色。天下相似。古人已定之評斷。不可以私見求異。然頗有舉世交稱。翕無異辭。而鄙意推求。實亦不可得其解者。如歐蘇族譜。殊非完善。而世多奉爲法式。康氏武功之志體實蕪雜。而世乃稱其高簡。其名均可爲幸著矣。鄙撰文史通義。均有專篇討論。妄謂頗中其失。容日繕呈博一哂也。近見志譜諸家。更有慕武功而併失武功之意。慕歐蘇譜而併失歐蘇譜意者。流弊伊於何底。是以文字遇此等處。不敢輕爲稱許。但稍含混。使求文者不致怪詫而已。不知閣下尙許可與知言否也。五月十日。

與吳胥石簡

仲魚行憊。出君家譜文稿數篇。讀之一。觸可窺鼎味。知君撰著不苟然也。然譜學久亡。今之譜法。與古人所求大同之中。當有小異。古人之譜不傳。學者不知源委。而盛稱歐蘇。乃震於其名也。不知歐蘇文人。而未通史學。今存歐蘇之譜。疵病甚多。而世競稱之。不免於耳食矣。足下全譜義例。有可舉示者否。弟亦將有志纂輯先世遺聞。留示子弟也。閱尊刻至終篇。附弟爲足下致。

書往復見之赧然。曾記前此從兒子家書兩次報書後記鷺庭來札言足下猶有所待而未得見來書今見重問之書則更惶愧昔先達論文謂生人不當作傳弟向亦嘗云爾今觀古人則殊不然按三國志裴注引梁寬爲趙娥傳皇甫氏采梁傳而悞其句逗梁氏實於趙娥生前爲之李習之傳楊烈婦亦不在楊之身後此可破世人拘墟之見矣足下謂如畫史圖其小影得自觀其形貌比喻極是俟從容當勉圖之然君謂周永清亡自是彼時新故之慨而弟在楚中已撰永清之傳且與乃郎論刻永清遺稿今並錄奉左右當慨念京華舊游也弟以永清晚年貪名駕博一切失其故步故書中勸其孝子慈孫慎所持擇且知其廣親屬記爲吾兄手訂似稍可憑屬其校刻而其令嗣久不見報不知其意將何如也去年於吳聞見吳敬齋所撰刻之國朝二十四家古文北上揚州水程三日往復觀之噫古文故不易言自來評選之家類多不解古文原委豈敢輕加責備但知亭林而不知梨洲知愚山堯峰湛園竹垞而不知西河念魯且方望溪選至二十而李穆堂寥寥七篇已駭人矣乃至陳繼儒李漁之所不忍爲不屑爲不敢爲之袁枚亦入四人之數豈但老子韓非同傳亦且冀壤申椒共一室矣嗚呼衡文至此曾

不若三家村塾古文觀止。古文析義庸惡陋劣。猶未得罪名教。徐君何所見而取之。而吾兄落落之度。竟不辭而爲之作序。春秋責備賢者。甚怪汰哉。叔氏之專以禮許人也。

作啟事訖。仲魚陳君謂斥夫已氏不當與選其言允愾。或謂徐君解說論文不必論人。入選之文。但有可觀古人亦不盡苛。平素不知正是。就文論文。斯人豈有片言之可取乎。徐君選其與人論文之書。濃賞密讚。不知正是此人自具不學無識。斷然不可爲文之供招。今爲明白指剖。則斷識此人筆墨。萬無可以玷辱。簡編之理。又何論其他耶。如與程叢園論文。以古文爲形上之道。考據爲形下之器。古文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考據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水則源泉達乎江海。火則所餘不過灰燼。此直是風狂人作夢囁語。不但不識文理。併不識字畫矣。古人本學問而發爲文章。其志將以明道。安有所謂考據與古文之分哉。學問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以爲之者道也。彼不知道而以文爲道。以考爲器。乃是夏畦一流。爭論中書堂事。其謬不待辨也。大抵彼本空疏不學。見文之典實。不可憑空造者。疾如讐仇。不能名之。勉強目爲考據。天下但有學問家。孰考據者。乃學問所有事。本無考據家。因而妄誹詆之。充其所見

六經宜去三禮。尚書宜去典謨貢範。而但存訓詁。春秋宜去左傳。而但存公  
穀詩。宜刪雅頌。而但存國風。六經之文。大半灰燼。而達江海者寥寥無幾。謂  
非喪心病狂。何至出此。至於與友人論文。則深戒文章須有關係。甚至言欲  
著不朽之書。必召崔浩之災。欲冒難成之功。必爲安石新法之厲。此其不可  
理解。直是驢鳴狗嗥。推原其意。不過嫌人矯揉造作。爲僞體耳。天下原有  
種僞體關係

文字然不反其本。而但惡天下有僞君子。因而昌言於眾。相率爲眞小人。是其所刻種種淫詞邪說。狎侮聖言。至附會經傳。以爲導。欲宣淫之具。得罪名教。皆此書爲之根源。此等文字。方當請於當事。搜訪禁絕之。猶恐或有遺留。爲世道人心之害。而徐君乃選之。刻之。贊之。服之。嗚呼。人心嗜好。固不可同。然亦何至此耶。此乃吾輩憂患之言。二三同志共之。不過爲子弟戒。不足與外人道也。幸勿播揚。致爲逐臭之徒。增詬詈而啟爭端可矣。

爲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鑑書

宋元編年之役。垂二十年。始得粗就隱括。拾遺補闕。商榷繁簡。不無搔首苦心。古人著書。貴有家法。聞見猥陋。不足成家。而好騁繁富。不知所裁。亦失古人著書宗旨。大約賴上添毫。與蛇下畫足。相去止在幾希之間。要於著之有

故則碑梯亦珍。否則新奇亦塵垢耳。此中甘苦。難爲博雅者流。摧其盛氣。知高明必有以裁取之也。按司馬氏書於南北朝之爭相雄長。五代十國之角特鼎峙。其詳略分合。本於左氏春秋之詳齊晉。而陳王薛三家。紛紛續宋元事。乃於遼金正史。束而不觀。僅據宋人紀事之書。略及遼金繼世年月。其爲荒陋。不待言矣。徐崑山書最爲晚出。一時相與同功。如萬甬東閣太原胡德清諸君。又皆深於史事。宜若可以爲定本矣。顧永樂大典藏於中祕。有宋東都。則丹稜李氏長編足本。未出南渡。則并研李氏繫年要錄。未出元代。則文集說部。散於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見。於書雖稱缺略。亦其時勢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遼金正史。止閱本紀。聞及一二名人列傳。而諸傳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後。元至順前。荒略至於太甚。則不盡關遺編逸事之未出矣。至於偶據所見。騁其繁富。如西夏備述姻戚世系。元末瑣事。取資鐵崖樂府編年之書。忽似譜牒。忽似詩話。殊爲失於裁制。然其徵材較富。考核較詳。已過陳王薛氏數倍。則後起之功。易於藉手。亦其道也。夫著書義例。雖曰家法相承。要作者運裁。亦有一時風氣。即如宋元編年諸家。陳王薛氏雖曰未善。然亦各有所主。陳氏草創於始。亦不可爲無功。薛氏值講學盛行之時。故其書不

以孤陋爲嫌。而惟詳於學派。徐氏當實學競出之際。故其書不以義例爲要。而惟主於多聞。鄙則以爲風尚所在。有利卽有其弊。著書宗旨。自當因弊以救其偏。但不可矯枉而至於過爾。今茲幸值右文盛治。四庫搜羅典章大備。遺文祕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鈔於館閣者。縱橫流覽。見廣於前人。亦藉時會乘便利。有以致此。豈可以此輕忽先正苦心。恃其資取稍侈。憫然自喜。以謂道卽在是。正恐起涑水於九原。乃有賜也。賢乎我則不暇之誚。則謂之何耶。今宋事據丹稜井研二李氏書而推廣之。其遼金二史所載大事。無一遺落。又據旁籍以補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說部則慎擇其可徵信者。仍用司馬氏例。折衷諸說異同。明其去取之故。以爲考異。惟不別爲書。注於本文之下。以便省覽。卽用世傳胡天台注本考異。散附本文之義例也。計字二百三十五萬五千有奇。爲書凡二百卷。較之涑水原書。已及三分之二。或疑涑水以二百九十四卷。記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而宋元二代。紀年四百六十有八。爲書已占三分之二。似乎繁簡懸殊。然史家詳近略遠。自古以然。卽如左氏一書。莊閔以前與僖文而後。不可一槩爲例。涑水身生宋世。其所閱涉。自詳於唐而略於漢魏以上。亦

其理也。鄙見區區，自謂此書差有功於前哲。然眉睫之喻，實著書之通患。高明何以教之。邵與桐較訂頗勤，然商定書名，則請姑標宋元事鑑言說文史訓記事。又孟子趙注，亦以天子之事爲天子之史。見古人卽事卽史之義。宛轉遷避，蓋取不敢遽續通鑑。猶世傳李氏謙稱爲長編爾。章實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伯恭氏撰輯，別爲宋元文鑑，將與事鑑並立，以爲後此一成之例。鄙以爲李氏續編今已不見原書，通考言其分別子目，多至千有餘卷。癸辛雜識，稱韓彥古盜寫其稿，至盈二廡。通鑑不宜如此之多。則長編自是李氏著書本旨，非謙避續鑑名也。通鑑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示不敢續春秋。謹避聖經則有其理矣。後世編年之史本與紀傳同垂，紀傳至漢書而規模始定。猶編年至通鑑而法式始□。同一理也。班書而後范沈蕭李所爲紀傳，其文雖去班書遠甚，未嘗謙避而不敢名書。人不以爲僭也。則馬鑑而後續者，似可不可以通鑑爲諱，且書之優劣不在名目異同。蓋詩文之名一定，而工拙本自萬殊。詩卽甚劣，未嘗不名爲詩文；卽不工，未嘗不名爲文。名爲通鑑，而書之可嗣涑水與否，則存乎後人之衡度矣。尊意以爲何如？惟涑水之書中有評論，亦本左氏設辭，君子以示學者。司馬則著臣光曰字。

以進於朝。徐氏亦仿之而著《臣乾學云》。其例皆有所授。鄙則以爲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史文評論。苟無卓見特識。發前人所未發。開後學所未聞。而漫爲頌堯非桀。老生常談。或有意騁奇。轉入迂僻。前人謂如釋氏說法語盡而繼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韻之以銘。斯爲贅也。今則姑從缺如。未爲失司馬氏意否。其年經國緯。撮其精要。以爲目錄。亦歲內可以訖。功大約明歲秋冬擬授刻矣。而章實齋乃云紀傳之史分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編年之史渾灑無門。當用區別之法。以清其類。就求其說。則欲於一帝紀中。略倣會要門目。取后妃皇子將相大臣方鎮使相諫官執事牧守令長之屬。各爲品類。標其所見年月。定著別錄一篇。冠於各帝紀首。使人於編年之中。隱得紀傳班部。以爲較。涑水目錄舉要諸編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授實齋則言其意本於杜氏治左。別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鄙意離合參半。未能決擇。凡此一皆就質高明如何如何。全書并錄副本呈上。幸爲檢點舛誤。所謂校書如埽落葉。討論不厭多往復也。昔司馬氏書所以裁成絕業。非第十九年之用心。亦以一時相與商榷。如二劉范氏並一時碩學。今觀所存。

辨難之辭。如攻堅扣巨，皆足開拓後人識力。不特爲一書發明也。鄙則何敢希蹤古人而高明之有？以教正所益或過於古人矣。聞大著元史，比已卒業，何時可以付刻？嘉惠後學，爭先快覩。引領望之，筆削義例，有可先示其要領者耶？無任翹企。

答邵二雲

來示問朱先生傳於文鳥賦，小有改易，因言馬班之史於相如、揚雄諸賦，雖博奧奇古，未嘗輕有改易。疑僕於古未有所師，甚矣！足下之好學也。此事僕初無甚深意，不過就己筆之所便，隨文更易，非有心於法古也。古人記言與記事之文，莫不有本。本於口耳之受授者，筆主於創；創則期於適，如其事與言而已。本於竹帛之成文者，筆生於因，因則期於適，如其文之指，或錄成文而無所更易，或就字句而小作更張。如書家臨帖，屈伸存乎筆性，將命傳言，增減時乎口氣，苟使帖意得神，辭命稱旨，固不可有意求異，亦不須勉強從同。此則史家通義，嘗與餘郵詳辨之矣。至於詩詞歌賦，遷固諸史不改揚馬賦篇，僕固未嘗參較。然以韻言之法例之，則楚狂接輿之歌、莊子與論語有詳略矣。僕於詞賦一道，本不甚解，而朱先生則於詩騷，蓋深有得者，以僕屬